玻璃门

校 园 情 感 小 说

17岁品学兼优高中生

中国最年轻的作协会员

龙 女 著

海天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玻璃门／龙艳著．－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02.2
（青春点击系列）
ISBN 7-80654-633-2

Ⅰ．玻…Ⅱ．龙…Ⅲ．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Ⅳ．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1）第095390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（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26）

http：//www.htph.com

责任编辑：　薛　亮　　封面设计：　刘　晖
责任技编：　卢志贵　　责任校对：　张　玫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　电话：(0755)3460730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　海天出版社经销
2002年2月第1版2002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mm×1168mm　1/32　印张：　6.75
字数：　12千　印数：　1-10000册
定价：　12.8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序

·舒　乙·

一个高三的女孩，重庆人，大概17岁吧，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要我作序，这对我是一件很新鲜的事，不敢推辞，也不敢贸然答应，先念了再说。哪知道，念了竟未能放下，一口气读完，合上书本，确有一些感想。写下来，权当是序吧。

前些时，突然间，大地上冒出一批少男少女作品，据说，卖得挺火。我念得不多，但大抵都是“校园型”。这次，又是一本标准的校园文学。头一个感觉便是，校园文学正在大发光芒，恰在劲头上。应该说，龙女的《玻璃门》确实写得不错。

龙女的出现，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现象的延续。

首先，孩子们智力开窍期的下限正在迅速下降。他们普遍变得越来越早熟，发育成长得越来越快，包括生理、心理和知识积累。这倒是个好现象。中学生不但写诗，写散文，还写起小说来，小说不仅写短篇，连中篇，甚至长篇也出现了，还不是个别现象，网上和正规出版物都出现了不少。一句话，写作低龄化成了一种现象。“天才型”、“神童型”的人物涌现得比以前多得多了，给文学界带来了新鲜的年轻的血液，而龙女是他们中新涌现的一个优秀代表。

其次他们的语言极其活泼，活泼得令人由衷高兴，因为表现了一种朝气，一种吸纳百川和如饥似渴的激情。这种朝气本身便变成了一种与时代同步的新颖，而新颖就是发展，就是最可贵的前进因素。她和他们的同代写书人的语言给文学刮来了一股清新的风。

再次，他们写得大都挺健康，读起来，宛如眼前跳荡着一批天真、可爱和稚气的小鹿，然而，表达的思想却并不“儿童”。大人们思考的问题，他们也在思考，而且因为身临其境，或许更有深邃和老到之处，教人感到他们是一批活跃的平等的对话者和探索者。譬如，龙女书中关于教育的章节就不仅仅是用“健康”所能包容得了的，那已是很有见地和有益的思考了。小小年纪，达到如此水平，方向又很端正，前途不可限量。

最后，写得有趣，好念，读起来饶有趣味，拿起来

放不下，愿意看个究竟，很有可读性，这很难得，起点不低。我相信，龙女和她的书会受到她的同龄人的欢迎的。好不好念是一部小说站得住站不住脚的第一标准。这一关过了，已经有抢滩的优势了。

以上所提的四条，在龙女身上都得到了印证，而且还有她的个性和特点，成为校园文学中的又一个成功的例子。

要特别提一下，龙女是分流理工科的中学生，她还在学校念书，不仅没有辍学，而且是高材生，写作没碍别的事，很棒！

龙女可能会成一位作家，也可能不会。她选择了理科，将来也许会脱离文学写作，也许由于生活面的单一和狭小，最终和文学分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有一句祝愿的话：趁着年轻，把底子打厚打扎实，绝不吃亏。

写作一定要有好心态。我想，龙女获得成功绝对和她的好心态有关。在她那里，好心态就是自信，就是初生牛犊，就是大胆往前走，就是高兴，就是走没走过的路。

这个星期天，我冒雨游西山，曾到一个叫天泰山的地方赏红叶，偶然走进一户农家，发现那家主人养鹅、养羊、养狗、养孔雀，养斑鸠、养雉鸡。他自己扛着竹竿走在前面，后面跟着一大群飞禽和家畜，漫山遍野地放牧，终日生活在大自然之中。黄昏时光，老人指挥棍一挥，20多只大孔雀，拖着1.7米长的尾巴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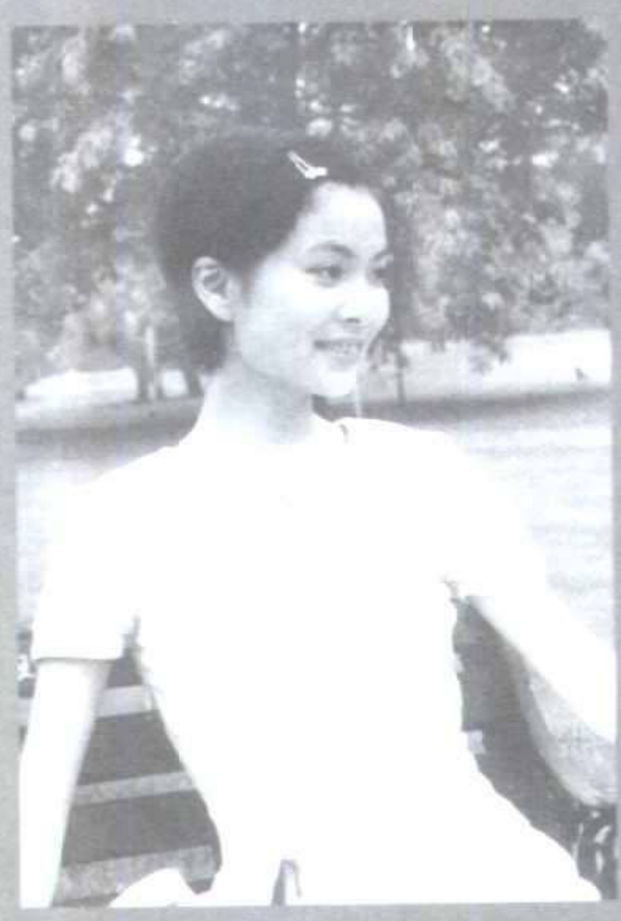
从山顶腾空飞起，跃过头顶。呼啦啦，以浩大的阵势和气魄，飞越山谷，降落在主人小院房顶，形成一大壮观。此时此刻老人一脸灿烂。仔细一问，他有文化，他曾当过工厂的书记和街道主任，退休了，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，全然一副好心态。

热爱生活，健康向上，保持好心态，大概干什么成功什么。

瞧瞧写书的小女孩，瞧瞧放孔雀的老人，你就知道，美自何来。

2001.11.7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





你在那边　我在这边
探询的目光
泯灭了
心灵的光和热

敞 开 这 道 门
我的双手　紧紧
与你相握



龙　女，本名龙艳，1984年生于重庆，现就读于重庆巴蜀中学高三理科班。理想是当一名医生。从初中开始，陆续在报刊发表文章。参加网络文学创作，在“榕树下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”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一百多篇（首）。进入新世纪前夕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集《透过水蛾的翅膀》2001年被重庆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。长篇小说《玻璃门》从去年寒假开始创作，语言清新流畅，可读性强，着力描写中学生的学习与情感生活，表达了中学生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与思考

巴蜀龙女

地址：中国－重庆巴蜀中学

邮政编码：400013

E-mall:bslongnv@sina.com

http://longnv.rongshu.org

http://bs-longnu.com

目录



1　序

2　第一章　风云

29　第二章　女孩儿

57　第三章　悲凉的成功

85　第四章　树叶冷了

115　第五章　网

143　第六章　幻影

173　第七章　命运

199　后记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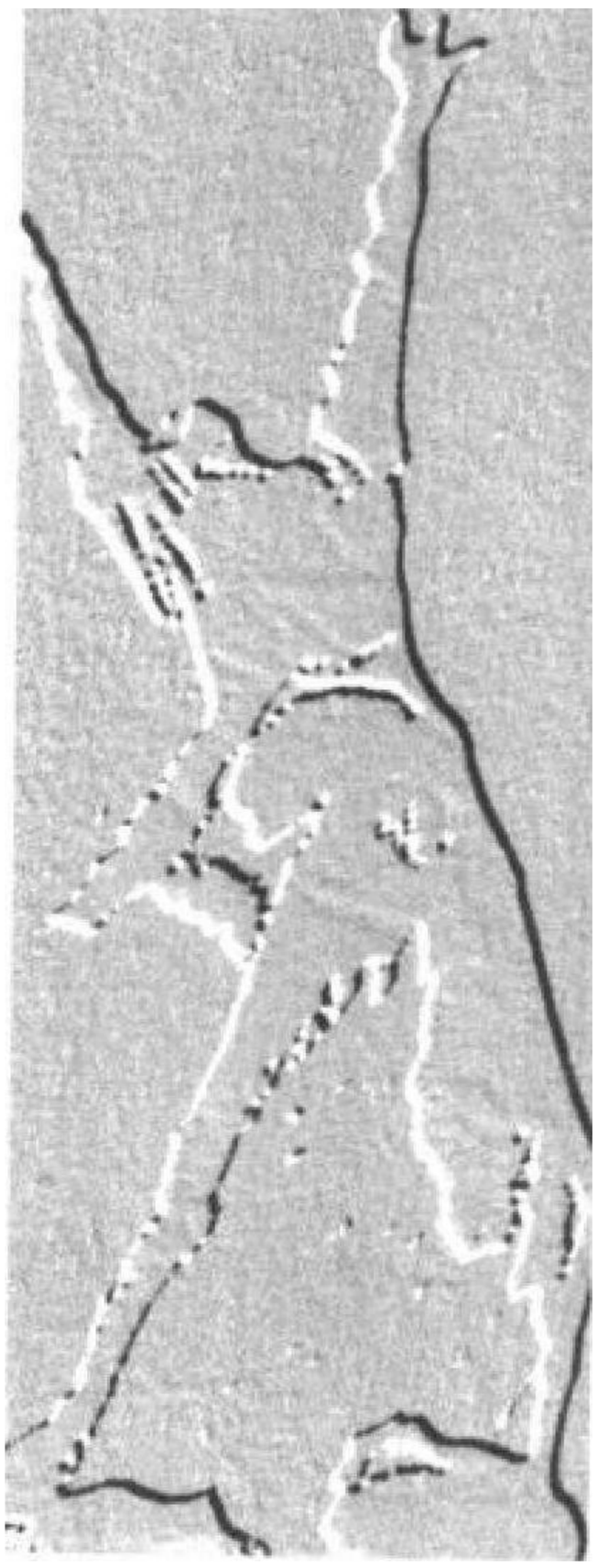
我打开门。

你来了！既然来了，就请坐下，喝我准备好的一杯茉莉花茶，听听曾经的故事。这是几位学长的一些经历：

第一章

风　云

桌上有妈妈的日记本，对珂曼来说，那便成了她的监狱，她的信仰和执着被锁在里面。



一

今年的阳光特别充足，仿佛是有点儿过头了。

七月。太阳每天都白花花、毒辣辣的，烤得人心慌。珂曼放假的第一天，考试综合症又犯了，一个人呆在家里病恹恹的。电视节目太难看，拿着遥控器从一频道换到二十几频道，又反复几次，没意思。音乐也不想听，那是学习紧张时的奢侈品，一旦绷紧的弦儿松了下来，就懒了。上学真好。珂曼撩开窗帘，眼睛被强烈的日光猛地一刺，立刻眯成一条缝。昨天天气预告是三十六度，看样子肯定不止。她想出去玩儿，可是想来想去，没一处好玩的地方，算了，索性坐在床上读小说。

电话响了。珂曼一跃而起。

“喂！”

“珂曼，我，苏敏。在干什么？”

“没劲儿，一个人在家。”

“去游泳怎么样？我在体育馆等你。”

“那好。拜拜！”

一放下电话，珂曼立刻就冲到衣柜前翻找泳衣。今年还没下过水呢，她一想到碧汪汪的水池，心里就发痒。刚打开衣柜，电话又响了，这次是妈妈。

“游泳？……不行！外面这么热，中暑了怎么办。……水脏，会得皮肤病……现在坏人多得很，你才长了多大，遇到坏人怎么办？……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，想气死我啊你，你爸死得早还嫌不够，我也一起死了，你才舒服是不是？”砰！

“砰”一声后，是持续的忙音。

珂曼的爸爸几年前死于医疗事故，妈妈受了很大的打击，后来脾气也越来越急躁了，不管什么事只要珂曼不顺她的心，她就提起爸爸的死，珂曼便不敢再执拗了。妈妈的电话挂断了珂曼的念头，随之而来的寂静扯下她的泪水。她闷坐了一会儿，给苏敏拨了个电话。

“苏敏，我不去了，没找到泳衣。……重买？算了吧，反正天这么热，我也不是很想出门，改天吧。再见！”

放下电话，她又恹恹的，书也不想看了。

中午，知了吵得人要发疯。

珂曼什么也没吃，在客厅里走了一圈又一圈……时间到底是怎么过的？

“曼曼，快吃完了饭，妈陪你去逛街。晚上不热

了。你不是还想买双凉鞋吗？”妈妈一边催她，一边换衣服。

傍晚，交警们都下班了，街上显得很没有秩序。走进商场，珂曼根本无心看鞋，百无聊赖地扯扯这件衣服，抱抱那个布娃娃。“你今天怎么了，不高兴？给妈妈说。”妈妈牵住珂曼的手。“没有啊。”“那虎着脸干什么？”妈妈有些不快。“没有。”珂曼心里烦，甩开妈妈的手。

“我问你怎么了！妈妈一天到晚上班这么辛苦，为了谁？怕你待在家里闷了，还想着陪你出来逛街，我都没有嫌烦嫌累，你倒先给脸色看了。”妈妈的声音很大，旁边的人都转过头来看。珂曼不想在商店里和妈妈吵架，她加快步子，“谁要你陪了？”她小声嘀咕着，却被追上来的妈妈听到了。“你说什么？”妈妈的火气越来越大。她拉住珂曼的手臂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珂曼挣开妈妈的手，转过身，“烦不烦？”她说。

妈妈愣了一下，立刻又将她拉过来，一巴掌就打下去。路人又都转过脸来。珂曼捂着火辣辣的脸，眼睛红红地瞪着妈妈，然后转身跑了。妈妈呆立着，红了眼圈，心里哽得酸，边揉眼睛边小跑着去追珂曼。

珂曼无声地淌着泪，虽说自己已满了十六岁，但不懂的东西却日渐增多。好比今天，她就不明白到底是妈妈不懂她，还是她不理解妈妈。她实在什么都不愿意想，好累，累得她哭泣也没有力气发出声音了。

红灯，绿灯，红灯……珂曼停止了奔跑，气喘吁吁

地走着。街上的空气憋闷，大地的暑气没有散尽，一切的一切在热腾腾的气息里扭曲着跳舞。释放的幻觉冒出来，在珂曼面前飘着，但她心里却只有空虚的自由感，很没有着落。妈妈追出来，四处张望，寻找珂曼的身影，双脚不由自主地牵引着她的身体。珂曼的影子就在她的瞳边一闪，对了，就在马路边，珂曼就要过马路了。妈妈赶紧奔过去，紧紧盯住她的背影，深怕一个眼神闪失，珂曼就消失了……

珂曼在马路那边，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刹车声。仿佛是邪恶的撒旦开的玩笑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来，她回头，只见许多人向马路中间围过去。

“是个女的。”“真惨。”“送医院都没用了，气都断了。”……

珂曼跑过去，拨开人群。妈妈就躺在那里，身上是血，地上也是，还在向四面蔓延，就像逐渐绽放的玫瑰，她眼角还有一颗没有来得及擦干的泪珠，慢慢地滑落下来，滴在地上，融进那片“玫瑰”里。“妈妈！”珂曼惊恐的大眼睛镶嵌在苍白的脸上，一团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堵塞在她心里，越来越紧。她想叫，狠狠地，可是感觉脖子却被勒住了。周围的人们或叹息或摇头，他们都飘起来，浮浮沉沉……

白色。犹如灵魂的白色又漫上来了。珂曼睁开眼，头脑里还是空白一片，并且有些麻麻的。这是病房，她想坐起来，却无力动弹，只是稍微转了一下脸。这个空间变得很陌生，一切恍如隔世。枕巾是湿的，

她触摸了一下，又摸摸自己的脸，原来还有没落尽的泪挂着。一只颤颤的手抓住了珂曼的手。是外婆，外婆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双唇剧烈地抖。珂曼理解那种痛苦：惊讶、压抑。当然，还有她不大明了的辛酸与孤独。

一阵风吹进屋里，带着清晨的一丝凉意。窗帘被撩动了，像妈妈的手在拉。珂曼猛地坐起来。这是给妈妈办完丧事后的第一个早上。外婆屋里静悄悄的。珂曼抹了抹额上细小的汗珠，又做噩梦了，妈妈的坟，还有爸爸，骂她为什么不听话，害死了妈妈。珂曼的胸口又堵起来了。她轻轻走到外婆屋门口。外婆起得更早，只穿了件单衣，坐在窗台边，直愣愣地望着外面，口中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。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，珂曼走过去，蹲在她面前，用手指慢慢整理她的头发。“外婆。”她发现外婆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，就像那片血泊，张着大嘴，要夺走什么。

桌上有妈妈的日记本，那便成了珂曼的监狱，她的信仰和执着从此被锁在里面。

二

这件事学校里只有两个人知道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苏敏。珂曼是个顶要强的人，她不需要那些廉价的同情，也看不起。她只牢牢记着妈妈的话：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，不要相信任何人，没有谁会真正地为

你考虑，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强，这才是给对手最有力的回击。每当珂曼想要逃避，退缩的时候，她就读妈妈的日记，她将自己的无助与怯懦都融化在那个保留了妈妈思想的本子里。

珂曼和外婆每月靠外婆的退休工资以及舅舅的汇款过日子。妈妈留下的钱，外婆不让动，说是妈妈辛苦攒下给珂曼上大学用的。于是珂曼更加死命地学，似乎这样可以弥补什么。她沉默寡言，并且性格变得有些乖张了。别人都说珂曼真像她妈妈。

放学了，教室里除了做清洁的同学，就只剩下珂曼还在埋头苦干。

“嘿，你的汇款单来了，老师让你到大会议室去拿。”苏敏拍拍珂曼的肩膀，“别总像个机器一样，也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嘛。”

珂曼笑了笑，出去了。班里唯一能和珂曼可以说上几句话的人就是苏敏了，从幼儿园开始她俩就一直是好朋友，珂曼只对她还有几分信任。

会议室里，校长正讲得唾沫飞溅，珂曼只好在外面等着。她站在花台边看蚂蚁，却发现了一条漂亮的爬虫，全身红黄相间，很像人们舞的狮子。它不停地蠕动着，好像在觅食。生物课上学过，这种虫有警戒色，可碰不得，若是被它咬一口，不知道要中什么毒呢。珂曼看得津津有味，视线随着它移动，却不知什么时候，花台边多出了一只手，吓了珂曼一跳。眼看花虫子就要爬到那手上了，珂曼忙叫到：“喂！手！”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